





鶴泉文鈔續選卷五

太平戚學標鶴泉著

安肅張灼柳洲訂

衡家樓新建河神廟碑

代

嘉慶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河南衡家樓工成黃流順軌中

外臣民相慶咸以工險成速

聖天子如天之福

皇帝日噫此民之幸而

神之佑其議於堤旁建

河神廟崇祀昭靈貺也彥寶惟自古非常之功類有神靈





之助周頌時邁述天子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而般之詩云  
允猶翕河又顯著山川之瑞應四瀆之祀載於典禮此明  
謝肇淛作北河紀特終以河靈以爲事有非人力可倖者  
殆冥冥有以相之方口之漫也全河水勢直趨東北大溜  
奔騰口門刷寬至數百丈大名長垣一帶首被浸延及東  
省張秋鎮妨阻運道而上游秦家廠相繼報險僉謂河旣  
失其道強塞必無功卽成非可歲月計  
皇上軫念民災宵旰焦勞外則博採廷議  
躬禱於  
神默自引咎致其爲民請命之誠而庶幾

上蒼之垂祐卒之

神之應也如響自八年十月六日興工萬鍤雲集天日和  
霽無寒冰苦雨之患民得施力間有沉掃立時搶護而引  
河之放龍門之合並有驟風自西南來鼓盪而助其勢或  
更委順而東不使溜之溢而趨北工成計前後僅六閱月  
信乎

天之佑我

國家百靈效順而非

皇上虔恭寅畏致其昭格盡人事而迓

天庥何以臻此先是青龍岡之決

彥寶祖大學士公親在



工相度。著有成勞。彥寶父嘗使行萬里窮河源。今彥寶復

承

命董塞此役。謹遵

宸訓。偕地方在事諸賢。同力一心。勤敏將事。藉手奏功。以

仰副

皇上三世委重至意。工甫竣而彥寶積勞致疾。

諭旨先回京調理。會今九月

廟成。

賜額廣佑。

御製滿漢碑文。勒石蓋亭。仍

命彥寶詣工致祭。終始其事。

帝德之孚。

神應之赫。幽冥默契。

芑佑無窮。將永慶安瀾。為萬世利賴。而彥寶得展拜階下。

附名麗牲之碑。何其榮且幸也。

德孚神應。兩意互寫到底。立言莊重有體。而萬插雲集

一段加出力生色。吳穀人



至聖像記

衍聖公府藏聖像紙本三。絹本五。紙本者一。為燕居像。失名。一為吳道子畫司寇像。一為明蜀王摹道子畫。絹本者一。為宋人摹道子畫。有明神宗書。宋高宗贊。一為杏壇講禮像。石壁下老松盤曲。文杏雜列。先聖執如意。憑几講授。弟子在列者二十人。宋李唐畫。一為觀欹器像。明郭翊畫。一為行教像。從二弟子。衣褶書論語半部。一為冕服像。皆失名。聖蹟殿五間。藏聖像及聖蹟圖諸石刻。內行教像。晉顧愷之畫。宋太祖及真宗贊。四十七代孫傳記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真。聖蹟圖。先係



木刻不知何人所繪。明巡按御史何出覽。鏤之於石。萬歷間按察使某增為百十二圖。如登東山憩大通谷。登太山與顏子望吳閶門。悉圖之。繪手既拙。漫無考據。開卷數葉。即紀聖人入平仲學不存可也。

平平敘去不著議論。只末語略一見意為得。  
柳洲

國家間歲

彰德府新修校士院碑記 代吳學使

命督學使者按郡一試士。士屆期而集。各挾所能以求知。於一日。此一日也。時甚暫而終身事業基焉。必其體寬然。其心安然而後乃從容抒其所得。於平日之學無不盡。若矮屋雜坐。肩相摩也。手相肘也。背不得伸而鄰為之折。加風雨不時。或遇炎夏日光曬逼。臭汗滿額。體既困而心為煩。且亂譬騏驥之阨轅下。雖有千里之材。必不得而展。試院之修。非獨觀美。所以俾士得盡。此一日也。鄴郡故有直指行署。康熙三十年。改建校士院。中大堂。次二堂。次後書。



鶴身文錄卷之五  
五  
廳東西兩文場前爲儀門大門官廳照壁鼓亭旗竿各役  
供事房周垣薦之以棘規制甚備今百餘年矣漸以頽圯  
遇試時一修補類以爲三歲間不過一再試試不過一日  
事因陋就簡苟事塗飾事過則頽垣破瓦依然如敗院落  
茂草寸長文場甚夷爲馬廐數十年來士之試於此者曾  
不得一揚其眉而吐之氣而各屬捐攤修補之費固已不  
貲矣太守伍公泣鄴數年旣已風教行人知慕學以試院  
士出身之地頽廢如此無以重試事尤非所以爲士卹議  
重修大令吳君尚義士也力贊之謀於紳耆僉謂不可緩  
貢生某等毅然以身肩其事肇工本年二月八閱月而竣

統計新增舍四十八重建四十九修理四十有七向之東  
西二文場者改爲四爲號舍僅十五間者今爲六十設石  
案三百六十方倣省中覈學之制內外深廣旣堅而固凡  
用錢六千數百貫安邑捐輸過半其不敷者吳君並先墊  
發各縣以次歸欵經理支發皆出紳士不以任胥吏故成  
之速工完而可久夫而後士之試者無局趣之患風雨炎  
日不爲害握管構思一如其在明窗淨几身安意得而平  
日之學無不盡也鄴故殷圻內地有六七王之遺教俗厚  
易向善歷代多聞人如韓魏公崔後渠郭文簡諸公皆昔  
時試院所出土士當以自勉力圖終身之業毋狃於一日



之安以重負賢太守賢令尹作育之盛心卽督學使者與  
有榮焉先工未成余改試他郡今來規模燦然異矣面西  
山而挹爽氣知都士之逸興騰涌將快而觀之也郡士以  
碑文請因書而授之俾勒石垂久並以爲多士勗  
起段寫得愷切淋漓盡致非過來人不能道此  
趙渭川

重濬古洛莽渠記代

洛水出上洛謹舉山委折而南伊瀍澗三水皆會而達於  
河周禮職方所謂豫州其川滎雒是也周時卜邑于此水  
泉便美號天下沃壤劉澄之永初記言城西面有陽渠周  
公創之蓋有聖賢之遺跡至讀國策東周欲爲田西周不  
下水之言又歎井法壞人至以水爲爭匠人遺制蕩然矣  
漢魏來言洛中水利者有張純堰洛以通漕公私交利都  
水使者陳協開五龍渠在洛穀之交名千金場而洛陽東  
二十里鴻池陂陽渠水所注亦見李尤銘信洛之爲利溥  
而勤民事者無不於水利加之意也莽渠之開由郡西南



引洛而東以溉民田肇自唐人明宣德成化間累脩濬縣志具言之歲久湮塞向之泉流泌泌者積生蘆葦或稍侵爲田廬瑩墓伏秋暴漲水失所歸漫溢爲害遇亢暘則田盡龜坼村氓寶勺水致爭鬪父老欲重濬此渠格于浮議兼不得要領久不決會今夏余以事赴洛下車詢民疾苦乃公以濬莽渠請余周覽形勢以爲洛陽天下之中原隰高燥伊洛二水環繞其間此自然之利不待引西江之水決東海之波也舊渠形迹宛然循之頗易非若鄭國之開涇蜀守之鑿離寧必費歲月也其田廬瑩墓所在市他地易之或稍紆道避卽於民無不利促令濬并以明習水利

通判楊世福董其事萬衆歡躍畚鍤之具不移而集疏闕道滯人百其勇所穿渠身丈尺視前加深廣凡安閘十六總閘一草堰子渠悉倣舊制修舉不閱歲而工竣自郡西白水村歷四十一村至李家寨計長五十里泉流一帶湛然澄碧左右田疇彌望沃衍令人想卜洛盛時山川秀美風雨和會景物之饒依然在目洵足樂也是役也有地之利兼古之迹而又因民之所欲從之余非敢自謂能繼張陳諸賢之績有勞於斯土而父老言非余來將數百年廢墜無由而舉又余亦私喜洛中此行不虛爲之記示後俾時疏濬毋令滋壅且分番灌溉蓄洩以時守成規而杜爭



競斯民享澤將與洛水而俱長矣

原委形勢敘次秩然 許周生

重修汴梁東嶽神祠記代

五嶽竝崇而東嶽之祀尤盛。嶽尊神也。東生方也。以神之尊而靈居其方以生萬物而萬物之被其生也。乃不可以方限。故神之靈無不在也。天下之祀神亦隨地而崇。其報非一處也。記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而公羊傳獨言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惟泰山耳。明泰山非凡山川伍。故為諸嶽長澤萬物而及之遠也。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有封域之限。後世天下一家。則功在天下者。天下皆得報之。辟風雨之澤在人。而人之祀風雨者。豈問其自出之何方哉。東嶽有祀宜其



徧海內矣。若汴梁之祠，尤與他私祀不同。蓋自五季暨宋，其地為帝都，而祠之建也，值其時則固天子所嘗祀矣。明世周王兩次修理，皆請於朝，得賜額，則又有天子之命矣。以神出雲降雨，為功甚著，歷代致其崇重，故迄今祀事猶盛。居民言遇災禱，禱之無不應，神非私於斯土。斯土蒙神之庥，殆千餘年於茲矣。承惠承

天子命作藩中州，嘗以時遇亢暘，為百姓請命於神。嘉應立，至甘霖遍野，澤下尺生，上尺感神之靈，率吏屬陳謝。既瞻廟宇，頗就傾頽，詢自康熙五十二年重新後，曠久未修，以為不稱祈報，非歷代所以崇奉之意。因鳩工重建正殿。

前後一百九十九間，加葺治，稍改其名目之非正者，用以棲神至肅也。工甫竣，承惠有顛撫之命，將促裝麗牲之碑闕焉。因念承惠不才不能有造於斯土，以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而神之靈久依於此，則願神之長以和風甘雨為斯民福，尤願斯土之人知承惠所以重新斯廟，凡為民而非佞神敬修祀事，以為神報神益且降之福而於承惠之心亦慰。嗚呼！神位東方而功著中土，神之靈無不在也。承惠雖去中土而心則何必不在此哉。

河南中岳所在會城，獨崇東岳，發出所以然之理，確當如是，非但善幹旋也。後幅以雖去不忘斯民之意，即融



入修祠中意匠特出警動非常

諸搗堂先生

重修河南按察司經歷衙署記

代

河南按察司經歷。國初無官署。以裁革藩司。照磨廳爲之。今署則故藩司理問衙舍也。彼此距本司遠不便。康熙時前任徐君。因詳請照磨舊署。歸藩司理問。以理問署爲臬司經歷署。既允行。而房舍凋劫。上雨旁風。不可以居。自出資修之。向無署者。有署向離本司遠不便者。今便矣。雍正間。王君來。又就署內增客房書室。災於乾隆己未之水。并前署蕩然。至轉僦民舍。以棲。請帑三百金。益以己資。重繕完之。蓋王君任此久。其經理之勞。更不餘力。顧不十數年。署又圯。顏垣敗址。草莽厥路。官依然止。民舍設無如徐。



王二君者起而繼之名有署如無署爲不便孰甚焉經歷  
司古幕職秩至卑在臬司則爲首領官體統所係旣不得  
與齊民雜處兼刑名所匯一切須兩竿邀遮考覈其實尺  
籍防有損失其關係又至重且他官能速遷此職恒久任  
非可以獄市爲寄余始至卽慨思興復商之同事云帑不  
得復請勉自措項并節日用費經年粗有緒遂於嘉慶十  
年八月起工凡七閱月竣事堂室廊廡仍舊址蓋造一新  
無雕刻之工丹黝之飾已費及千金徐王之績庶幾以復  
而後來者安享其成也若其堂名景于則前人以于公治  
獄自勵後人當同此心余不敢易

中間一段寫得極關係此尊題之法

莫澁山



林縣三井橋記

余數以公事至林慮南鄉。主三井村之郭姓主人貢生某。邑詩禮家也。環村前後桑麻陰翳。廬舍相望。有橋穹然而起。高三丈餘。長二十餘丈。闊亦幾三丈。瑩以文石。遠視如虹。跨水。漑漑鳴其下。計費億萬。築需數年。甚難其工之鉅。而能成。訊貢生水何名。曰沾水。以出山右。浙水村。又名浙水。南小山。何名。曰神山。其前有嶺。則龍堤也。橋何名。曰望仙。以比於蜀之昇仙。美厥稱也。訊建橋之始。末曰。此地爲自北而南之孔道。夏秋淫潦。輒阻行人。康熙間。里人募建。濟往來。乾隆間。兩爲水齧。旋脩旋圯。今嘉慶三年。又重脩。



問脩之何人曰某世家此先人董此役者屢矣茲工之興  
又某兄名某者首倡輸兼告助遠近倚北阜岡爲柱基錮  
以西山之石工視昔有加難亦視昔而倍願公文記之余  
嘗讀衛詩有云在彼淇梁又云在彼淇厲解者據水經注  
云段國沙洲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厲卽梁之  
屬匏葉章云深則厲說文作砮履石渡水也據此砮厲古  
今字亦橋也沾水出壺關東入淇亦見說文蓋與淇異源  
而同流古人慮行道之阻凡有水處必爲橋以濟今淇流  
所經故跡盡湮見邑志者獨斷金橋一記感今思昔此橋  
當與淇泉而永存矣若郭君者其功抑不可以沒已

前逐層訪古之詳中一重考古之確後幅則懷古之情  
深矣 朱春泉



春及園記

距曲阜城東八里許。地曰漢下。有亭池花木可遊覽者。爲  
漢谷孔先生之園。曰春及者。環側皆田。先生假陶淵明歸  
去來詞語以自托也。先生官戶部時。時宰綜部務。與有連。  
顧自遠跡。不一至門。忤其意。遂歸杜門著述。口不道世事。  
每謂生無媚骨。不能作熱鬧場中人。爲田舍翁。致足樂耳。  
頃之得元故紳地。加修葺。益有以遂林下志。數駕定張車。  
出遊。或草帽棕鞋。欵步舒傲於松陰泉石間。遇佳賓客。張  
飲花下。就地置筆硯。賦詩否。卽與一二野老話桑麻。媿媿  
欣聽。忘其身。曾作朝貴人。昔太山王質作紹陶錄。盛稱吾



鶴泉文鈔續選 卷五  
鄉尚書郎鹿何盛年乞休其風不可及今先生以聖裔登甲科年不過四十駸駸向用一旦飄然遠引自托農家者流非其志不奪於權勢而蕭然之胸復有以自樂如古人之何能如是耶余之重先生亦如王之重鹿乃若亭池花木園中諸勝先生有詩有記凡與遊於斯者皆能道之有蕭然世外之致

汪家禧識

重新夢草亭記

代

夢草亭在永嘉舊郡治後卽古西堂宋謝公康樂守郡時夢得句處高賓有夢草堂記蓋先爲堂後亭其上今堂與亭竝廢在荒草中矣觀察韓公見而慨然商於余率同官出二百鎊重新之世以謝公詩人嗜遊山水余覽其集得當日守永嘉事如命學士講書則文黨之化蜀也白石巖下徑行田則兩門豹之富鄴也種桑則召杜之治南陽也北亭與吏民別眷眷有慈父之意古之循吏無以過怪乃略其治行大者專取小節曰工詩曰喜遊又公至性過人觀述祖德別從弟惠連知其能推一本之親篤同氣之愛



如西堂之夢。蓋亦係懷手足積誠所至。徒以素行不羈。取罪當世。史冊并沒其善。而奇其詩者。則又若夢中所得。亦足以千古。此等句。夫人能爲。就以爲奇。不過感觸時物流連光景。如昔人論三百篇。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數語最佳之類。何加於公。必俟夢而得之哉。余守永嘉。於治無一能似公。性懶無山水之好。詩尤平日不暇習。更無所曉。獨孔懷之念。在原之歎。刻刻不忘。曩時兄弟五人。今惟三存。而一在齊之東。一在粵之南。道途遼遠。各已白首。會面無期。每夕形之於夢。天下同此情耳。何古今人之殊耶。就公有造於歐人而論。斯亭卽甘棠之舍。遺愛所存。不可使

其迹。此觀察議欲修之之意。乃余則有感於公手足之愛。因益以重公。雖私情亦公論也。若高所記。則但爲詩人佳話。名賢遊處遺迹而已。君子謂所重不在此。觀察嘉余之意。又以余論爲是。命書而刻之石。

當日吏治及篤於倫紀。得此拈出。乃知古賢好處。被後人掩沒甚多。後半忽合到自身文境。益奇文情兼至。徒作翻案文字。看猶俗眼耳。

林澹園



西湖周文恭公祠記

杭州西湖閒地菴有故尚書諡文恭四川海山周公祠蓋公為督學時有造於浙士浙士懷其德歲祀於此嘉慶癸酉三月舉行會公之孫廷振就姻在杭與俱來既展敬行禮相於集五柳居敘世好備得公後人昌熾狀并叩公何時誕辰廷振言吾祖有兩生日眾駭問故曰祖在今百歲人矣生康熙甲午十一月其日則二十七也乾隆丙子祖以右春坊右中允假一品服受

命副翰林侍講全公為冊封琉球使六月二日分艦自閩五虎門開洋乙針行十餘日甚利既至姑米連日雷雨東



北狂飈陡作。椀索盡斷。波浪洶湧。舟欲沒者。再祖自度。無  
生望。惟身抱。

勅書俟俱沈。俄神光飛墜。桅際又海面見。如炬者浮來。舟  
人大喜。呼天后來救矣。須臾舟漸趨向。岍閣礁石。得不漂  
溺。底穿水汨汨入。解附舟小杉板。乘之免。自是天日開霽。  
海光如鏡。換舟順風。不十日抵彼國之那瀾港。封事畢。復  
命。

純皇帝問。爾在洋聞受驚恐。祖頓首奏。臣在某處遇險。賴  
國家威靈。

皇上如天之福。得神救。又

問幾時。奏六月二十四日。

曰。此日爾再生也。祖感

先皇帝殷殷慰問。不啻家人父子。謂生我者。父母。再生我  
者。

皇上每逢是日。具牲酒醑。天后又必北面叩首謝。

先皇帝天恩。謂之再生。日子孫歲行。之以爲法。故曰。有兩  
生日也。噫。自古偉人類。天生以輔國家。故詩言崧高岳降。

然多不傳其生日。至於既有生日。復有再生日。經

天語。所以獎慰者。甚厚。書之國史。尤千古僅事。計祠在杭

距公家八九千里。而於祀公日。公孫適來。因得聞公之有



兩生日於西湖又增一佳話也凡春秋兩祀公無定日嗣後請以六月二十四日夏祭代春祭又改秋祭之期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其於公也宜可不煩更諏吉同事者以爲然而俾學標爲之記

生日是賓祀是主看他後幅歸併到祀上遂覺無賓之非主敘法極高潔湯春帆

黃巖重修邑祖廟碑記

丙兄王君濯齋以黃巖修邑祖廟記來請具述是廟前後興替今重新之故且盛稱前明時廟樹雨穀事以爲廟之神甚靈有功於民稱邑祖者邑建於唐天授時廟雖止石龕已爲人尸祝邑祠莫先之者故曰祖也始祀不知何神宋紹聖初祈雨有驗勅封昭應侯改龕爲廟政和六年復賜額所祀則周太伯元末方氏亂諸祠盡燬獨此廟存其雨穀則明宣德七年旱飢廟前樹忽下穀隨拾隨下連數日民賴以濟後枯里人截取樹剗刻爲香爐置神案前水旱疾疫爇香爐中誠禱無不應者余稽古史皇作書曾雨



粟夏禹播殖時雨稻燕丹畱秦天亦雨粟穀之雨則述異  
記載漢宣時江淮飢連雨三日秦魏地多至二千頃他書  
言建武時陳畱雨穀蔽地而前此封茶對趙簡子已有翟  
雨穀三日之語京房云天雨穀歲大熟王充則以論說家  
謂之凶然大抵言天雨無雨於樹者且雨或值世宴與否  
當別有故此樹之雨適當旱飢能濟民之急其時他樹又  
皆無之而樹此廟之樹濟者此方之民樹之神莫非廟之  
神而爲民福也乾隆間黃邑侯劉世寧親謁廟視爐大可  
二圍特爲文祭之歲久廟圯嘉慶元年黃人謀重建兼祀  
阮嗣宗王摩詰諸賢依前合附廟居人析爲六堡堡一輪

祭祭必陳設甚盛重其爲邑廟祖也十四年十月初一日  
西城外橋下浮起石香爐一鐫邑祖廟字別無款識年月  
蓋卽是廟爐不知何時淪沒如周鼎重出泗水又廟在城  
東爐出乃在西門外相距三數里石質至重水能載之起  
謂非神之靈乎因此爐之出益以彰前此穀樹之爐之奇  
神又豈無意乎新修廟增屋若干費若干王君與李孝廉  
迎泰等主之而君來屬爲記爲詳始末俾知廟在黃最古  
其靈尤著當世虔祀勿懈民與有福焉

廟樹雨穀寫得異樣神采又恰有石香爐浮出事益爲  
文字推波助瀾

魏春松



林氏小宗祠記

余友聖瑞林君書來求爲小宗祠記。詳述其先。出閩之莆田。唐孝子某五世孫某。爲右僕射。避朱溫亂。棄官家。溫之平陽子某出刺林州。林州之後。遷黃岩之梅關。別遷股竹。居股竹者。後又遷南石塘。遷滄水。滄水居五世。遷泉溪。遷滄水者。曰受峻公。推本父敬庵公。爲林氏大宗。遷泉溪者。曰崇創公。自爲祖。爲林氏小宗。上下千餘年。傳世數十地。亦累徙。原原本本。較若眉列。昔歐陽文忠作族譜云。渤海之後。獨見於今。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蘇文公亦云。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再不可紀。今余友獨能



追溯了了。無歐蘇二公之憾。豈非家世多賢。又人能念祖。故至久而不失其次也。林氏大宗祠在滄水者。合族建其小宗祠。則余友承其父蒼亭公遺意。與弟姪輩新市地。小泉村爲之前後三所。計屋十數楹。甚完而固。以奉祖先。至肅也。凡市田若干畝。歲時供具備焉。祠之旁作書塾。額以棣華。令子弟肄業其中。宗祠以明孝。棣華以明弟。余友於是乎知教本矣。余友弟兄四人。並信實篤行。見稱於時。今其二兄謝世。獨余友與其季金佩君蔚然負鄉里之望。其子弟無少長。彬彬儒雅。出入有矩度。先是邑中鄉科累百年。不一售。今年由選拔生魁南榜者。卽金佩君之長嗣。咸

謂其家孝友之報。然則余於余友宗祠之舉。以爲得崇先裕後之大。而知教本者。固通邑公言而非私美也已。

敘法簡勁。眉目了然。文體可當一潔字。

梁山舟先生



遊雁宕記

遊雁宕以乙未冬。同輩有事青嶼。天日晴霽。遙岑寸碧。迥出雲端。云是雁山。遂躡雙屐。出湖霧十餘里。見老僧巖於道。若迎候者。將抵大京。先游石門潭。兩崖對峙。水自峽匯。爲深溪。陰陰澄綠。淨不可唾。雖屈巖節。林木蒼然。有小鳥。啁啁飛繞。炊煙一縷。出深竹間。問知爲南閣。明章恭毅公。綸故居也。自大京盤曲行。登謝公嶺。疊嶂重重。望姚輿。猶在半天。回視吾鄉。王城獅山。已貼貼伏地。若門限。過十八盤。入雁山深處。觀天柱。剪刀峯。瀑布一綫。天諸景。竝異像。天設。尤以靈峯洞。龍鼻水爲最。龍身蜿蜒。自山後來。下垂。



洞中鼻作兩孔。一孔泉出。石盤承之。終年不斷。亦不溢。兩  
旁土山黃色。獨龍身石。純青鱗甲。翕張欲活。造物之奇。莫  
可思議。是夕宿能仁寺。鐘動時。風起。萬木吟吼。寒結十指  
俱裂。同輩痒澌不能留。約異日再遊。硯冰字難寫。僅用東  
坡句題一綫。天壁間云。白雲穿破碧玲瓏。更積微陽一綫  
功。不信天形真箇樣。故應眼力自先窮。自後飢驅遠出宿  
願竟至今未償云。

敘次妙於高簡。入庸手必處處鋪張矣。

汪選樓

始入天台山記

來往出天台。輒見赤城萬仞。高矗雲端。雉堞層層。長年霞  
輝四映。宜遠觀近。唯巖石峻嶒。火色異耳。高明寺林木蔚  
蒼。水聲潺潺。所謂幽溪也。多羅漢果甚肖形。洵為佛產。寺  
僧出示貝葉。并舍利。年久葉猶青。舍利如小兒拳。圓潤微  
殷。色不知為肉。舍利骨。舍利云。斧之。不碎。蛇盤十餘里。上  
曇花亭。觀石梁。兩山夾峙。一石橫亘。計長數丈。闊二尺許。  
下臨不測淵。目眩股戰。無敢前者。向疑石梁。半天虹跨。實  
則從山脊來。梁出其下。如臥龜。然對面有小銅殿。明鄭妃  
所施。僧每早過點燭。不為意。瀑布間較雁山為大。未知於



匡廬康王谷如何。晚宿國清。宛然太白詩。十里行松聲。寺額已非柳公權蹟。明登華頂。循徑上。初不見高俯瞰下方。雲霧隱隱。遠海風帆。霏微露影。悟身在空際矣。有茅篷數百。浮屠居其中。無田產。歲有蘇揚人爲檀施。濱海山高處。皆可觀日出。華頂加寒冽。雲端聞雞聲。出寺中。非桃都山。天雞也。下山尋桃源洞。久塞。攬瓊臺雙闕之勝。別徑出桐柏。爲黃流修真處。中有清臞若仙者。亦稍通文墨。觀三體石柱書。癡眠不可復辨。從此接金庭新昌界矣。山行無導師。隨肩輿所引。勝境有未至者。其已至者。皆有詩。就一時所到記之。著語不多。名勝已見。許青士

海行記

瀕海人畏風濤。或終身不至海。此爲虎而惡食人肉。失其所以爲虎矣。余欲往。未有名。聞歲有事東甌。聞自江下兩潮。可到。慨然作海上遊。始出。見青嶼洞黃諸山。綠翠如芙蓉。歷歷在目。一炊飯頃。抵楚門。明代防倭處。故隸本邑。今析入玉環者也。再過。有山一帶如龍蛇。橫臥水際。卽玉環山。在古稱木榴嶼。然皆夾山行。洋面不甚寬。稍出至岐頭。澄波一望。無復山影。莽莽蕩蕩。若世界俱浮。內洋如此。設出大洋。江神河伯。兩醯雞矣。風順。坐看五兩拂拂。瞬息百餘里。過磐石。入溫州裏港。絕不覺險峻。事歸。或勸改道出。



大京爲穩笑曰舟行一帆風抵家耳何故崎嶇陟峻嶺聽  
輿人唱姚臬遙到天耶下步一晝夜望見玉環忽轉北風  
船上復落逆風敲戢每船一側半落海中左右不定船中  
人從而左右如轉軸轂盡作歐吐面土色視操觴者貌如  
常心略安訖不能行乃擇可泊處下未旋深夜望海波深  
處火光如亂螢睡中蕩汨有聲船似移行明仍在故處先  
下船時備五日糧至是盡出與衆同食旣盡所攜乳柑亦  
出連皮啗之慮風不止作海中葦矣突見西南片雲長年  
能占色曰風轉矣鼓柁行不半日達江下向遊鑑湖過洪  
澤自詫奇觀今視之直衣帶水然尚未見魚龍出沒萬怪

惶惑未敢謂觀止也

非親歷不能工於寫狀如此 王澄園



賑卹私記

嘉慶三年七月。余與仲弟在涉縣。吾鄉甚雨。海驟溢。漂沒無算。水退。人家猶半扉。炊煙爲斷。鄰戚某某來余家。與季弟商出錢米薪炭。市蘆蓆數百具。往接濟收殮。咸惜余不在家。不然。事較易集。仲妻陳出曰。伯藏穀二百石可用也。衆難之。仲妻曰。伯慷慨。令見將獨爲之。先用後告知。叔輩急於義。必不以此見罪。而責償於叔輩。有言我請任之。衆遂發余穀之半用之。仲妻書白仲。并謝不先白。仲以視余。余忻然語仲。此大好事。爾婦知吾爲人有膽氣。方爲爾婦。獎何謝。爲具書報曰。嗣後事當爲類此者。雖吾與爾夫在。



鶴身文金經選 卷五  
外第爲之不須告也。人以是賢。仲妻因憶丙戌冬。自都還抵嶮縣。遇泉井潘客。言家鄉歲歉。君所居村賴尊人出穀千餘石。全活私念祖父累世好義。厚鄉里。出穀事有之。顧中人產安所得多。穀如潘言。漫應之。將至家三里許。小憩尼菴。尼識余。出問訊。告曰。封公大好人。活多少命。具述出穀濟荒事。與潘言同。余在疑信間。馳歸見先君。卽以所聞啟。先君笑曰。傳之誤也。抑有因。始里中閉糴。人皇皇。余首出穀。減價糶貧者。賒貸俾歲熟償還。明知無償。亦予存穀有限。所及止。左近百十家。繼大戶。迫公議。倣爲之。穀遂多。所濟以衆。以余首倡。美歸余。實則已出者十不三四耳。

計費小而收名遠。人亦何憚而不爲善哉。并追記示子孫。  
入情入理。隨常寫去。而好處自見。  
蔣雲川



記龍見

辛巳之夏。祝融煽虐。熯大地爲甌。赫炎薰熇。雨師逃匿。九泉焦涸。百里之禾。皆灼爛枯滅。不足以充乎其燎。撲之無筭。滿野嗟歎。相與築土龍祈之。不應。日有雲碧潭潭。從東來。漸銜日腳。繼而紛拏膠轕。四面如一。平截其趾。有物垂垂自空下。鄉人譁曰。龍也。方與客坐。出觀之。渾不見頭。角計一半在雲中。一半垂空際。長數十丈許。圍減十之六。露影界天。孤凝不動。注望久之。似有鱗甲翕張。水氣吸吸。從下而上。形狀蜿蜒。或高或低。愈遠而微。俄大雨傾注。如天河倒落。不可計升斗。冷風解熱。清如冰沃。起視禾隴。回



枯轉碧而勃勃乎。生機之不可遏，皆懽忻忭舞，拜龍之賜。客曰：龍靈物也，龍德而隱者也。靈且隱，不為人見，茲其非龍與？曰：龍之爲物，潛躍飛見，無不可者也。方其潛，人不之見也；或躍在淵，有見之者矣。其見于田，則見之者又多矣。若其飛而在天，則天下之人無不見方，且揭風雲，鼓飛濤，大沛其膏，以澤乎海宇，而使祝融之縮頸，掃迹，喊呀而無所，是非其神之靈，又烏能如是哉！因喜而退，爲之記。

古氣鬱勃其色蒼然

孫熙元注

### 記銅弩機

嘉慶十年三月，邑西紫蓮山普濟寺側，近有樵者腰斧入林，忽後現赤氣一道，回視則無，頃復焰騰起，疑有藏物，趨歸家，邀弟同掘，取甫尺許，得一物，銅質，古色純綠，餘無所有。視物不識，以示人，互相猜摸，葉生成倫，方聞士也。往觀曰：此銅弩機也。漢有金錯弩機，銀錯弩機，形狀載博古考古二圖，與此類。圖所載有銘刻，或無，惟金銀貴者之飾。此機無金銀飾，意止軍中所用，然不以鐵以石以竹，而用銅則亦非尋常山望子也。準望法在宋宣和間已云失傳，此機之來不能確指爲漢，要去漢不遠，爲千百年以上物。今



年余修邑志。葉生袖以示余。喜一見古弩制。且嘉生之博。機約長六寸餘。闊一寸。狹其前。有首。有背。有眼。有豎翅。有舌。腸腹皆具。足一平。長爲背。左右鑿孔二道。左狹長二寸。許。右短不及寸。兩邊下垂。眼舌與翅連爲一腹。左右腸中。分左柄。上出。卽爲翅。左右並出。卽爲眼。腸中略凹。垂前。又卽爲舌。方腹一條。曲包其下。而峽寸許。內掩其舌。一腳自下。上穿。繫拄腹首。作小槽數行。似箭路。腹前及翅脚並有孔。前後兩圓柱橫貫之。掩舌處一動。則腹張。脚後開。豎翅。仆前。腸眼舌俱動。而箭躍出。製略可曉。而安箭激射與準。候之法未諳。疑別當有物繫連。此其機頭耳。漢時此地爲

荒服。人跡稀至。何以有此。顧距山十餘里。有古城。世傳徐偃王城。或曰越王失國。保此荒煙叢蒨之中。當時何必無人。而以備兵。以防獸。蓋嘗用此。久而淪於土中。理固有之。然一銅物耳。於今復無用。入土千百年。而精光上見。如豐城之劍。不欲終埋。獄下其出。又值修志。時豈欲余筆爲邑。故與鐵券銅鼓之類。同垂千古乎。顧非葉生。余亦無從見。生又言寺南山頂上。有廢礮一截。鐵已頑銹。至今存。與弩機出處。共一山。故老言昔嘗屯兵其間。晉辛景破孫恩。海上時山谷徧設砦。置伏。此機或卽其軍所遺事。雖無徵。亦見論世之識云。



如讀三國志注馬先生事

許周生

記客言

客有來天台者言其鄉齊巨山。息園少宗伯從兄。幼同學。而不相能。其人長身柴立。目光睒睒。資地與宗伯相埒。性怪詭。爲逆犯呂畱良訟冤。狂生不足誅。錮刑部獄數年。純皇帝登極。恩赦。出入湖北均州爲道士。與宗伯久不聞問。子某跡至武當山。強迎之歸。年逾六十。乖僻如舊。自作詩文。署地輿字。隱以配呂之天蓋樓。宗伯心危之。戒不聽也。會熊中丞至台。巨山突出獻書。有狂悖語。劾奏。詞連宗伯。逮訊。宗伯落職。巨山置極典。先數月有魚白日從空下。齊氏宗祠。咸謂其族有人應龍門兆。一卜者云。鷓退風也。



魚墜雨也。今白日下魚爲無因水產而陸居失其所矣。且其爲字上刀下火中爲田主有刀火及籍沒田產之事。齊氏其有憂乎。未幾而巨山砒宗伯產入官被籍時宗伯眷屬之所親潘姓里惡少以潘父任京職名隆甲者見官四川雅州家富乘機縱火肆搶於是卜者言盡驗墜魚其先兆矣。巨山卽周華。

宛然盲左口吻 汪選樓

### 記郎氏三異

同官郎炳齋

錦驪

爲余言家有三異。一其大父雲會先生。

四川巴縣任畜一馬聞民舍火騎往救馬方馳間見小兒驚走仆地忽住連兒衣口銜離地尺許置他處仍疾馳去。一其大母馮淑人有所愛貓一白一黎各產子窩中白出爲人繫數日不歸黎憫其子銜乳之白歸視其子肥澤與黎子等心德黎亦銜其子乳之由是每出互相乳兩子忘其孰爲母也。一其尊人竹舫先生乾隆癸卯歲遣張奴責逋他郡歸至太原三皇村置棗店中夜倦臥所乘衛忽逸亂蹄其門怪其不安槽起取鞭則見臥室亮入壁後爲偷



兒挖去土非衛驚之橐中物不知所往矣是三物一憫人之危一能相愛代子其子一護主人物孰謂其蠢然無知哉然非徒物有知亦郎氏先世之德有以化之其異也可記已

筆墨全似柳州 余秋室

鶴泉文鈔續選卷六

太平戚學標鶴泉著

安肅張 灼柳洲訂

杜澣傳

杜澣字貴卿號梅壑黃巖人少傳範從孫生宋末忼慨為俠遊奮然有以身殉國志德祐元年詔勤王澣合得四千人無所附會文相國天祥開閩平江見之西湖上遂決計從焉相國之使北也計出賈餘慶而其客陳志道贊之行澣力言若輩不利公所為驅使陷敵敵虎狼也入必無還理持之再四已而相國被畱客多亡去獨澣與李成呂武



數人從於道與相國謀脫歸抵鎮江百姓無一船可問適  
同行余元慶遇一故舊遂密叩之許銀千其人曰吾爲宋  
救得丞相回建大功業何以銀爲業得船將謀遁而故所  
與狎老校忽醉中變事幾敗許疾呼老校閉之帳俟醒以  
銀三百星係其腰遂俾先踏路而千戶王某監相國無須  
與離相國至沈頤家彼亦同臥起乃謀醉之伺其寢熟啟  
門出又是夜有劉百戶者至許聞有官鐙提照往來從便  
語佯與好拉飲妓舍俾劉宿而已竊其鐙以歸於是相國  
變服出巷無呵問者既下船至七里江幾爲邏者所獲忽  
有聲如人哨齒甚清麗舟子拜禱曰江南田相公也卽得

順風同行皆相慶時景炎元年丙子二月二十九日也既  
脫相國於險至真州將依李庭芝集事而李方信潰卒言  
欲捕相國許憤極至投壕以救免謂制臣不信我不如趨  
高郵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伸報國之志徒死城下無  
益相國從之一樵人導往高沙且行迷失道霧中隱隱見  
北騎二十餘相國匿竹林幸免而許及金應皆被獲又以  
賄得脫蓋濱危者屢而後從海道間行達永嘉相國所謂  
匍匐淮甸護衛艱虞忠勞備盡又謂貴卿與予同患難自  
二月晦至今無日不與死鄰平生交遊何在貴卿真吾異  
姓兄弟也益王卽位許佐府南劍州尋遣往溫台招集兵



財福安陷。與相國相失。趨行朝。蘇劉義疑其自來。欲殺之。賴陳宜中張世傑爲監護。久之命復入相國幕。空坑之敗。又與跋涉。患難者年餘。相國移屯潮州。許議趨海道。相國不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場。懼力單。徑趨厓山。兵潰陷焉。未幾。相國亦被執。許在網羅中。無所容力。憂悴無復人形。猶力疾於五羊城。一見相國而卒。其生死願相依如此。許始嘗宰縣。繼奉朝旨。改宣教郎。除禮兵架閣文字。益王時。晉司農卿。廣東提舉。招討副使。督府謀官。又奏帶行軍器監。廣東招諭副使。兼同都督府參謀官。蓋國之臣。始終以忠義相輔。非相國門下士也。余惜宋史及郡邑紀載不詳。據

相國指南錄。參以所見各書。爲之傳。

表彰卓行。足傳不朽。敘事瑣屑。周密善學。孟堅。徐厚田。



孝義趙君傳

汜水有篤行君子趙君養浩。自其祖父累世尚義。至君行之益力。遠近聞其名。郡邑累獎。大吏至以其行聞於

朝。身後入孝義祠。所以致此。非偶然矣。君父先娶於王。無子。繼娶康氏。舉君時。父已將週甲。膝下鍾愛。折蓂未嘗加。顧自少。老成稟父母教。屹然有巨人之志。母病侍湯藥。終夜不離側。至終不起。勉進饘粥。安老父心。苦塊間私泣。目盡腫。父沒。廬墓側三年。常如孺子慕。卽家奉主。出入必告。謂吾先人事。事可法。庭訓在耳。敢有失墜。庶母王無出禮。敬終其身。家故有義廬。茶亭。濟貧乏行旅。君又推先志。爲



書屋數十楹貯經史其中延名師教鄉子弟膏火供具無  
缺率月二課第甲乙入村輒聞讀書聲里人艱醫藥施丸  
劑歲費數十百金多所存活亡者或資君以葬己亥丙午  
兩遇歲饑減價糶并首倡捐賑頌聲徧邑境已無德色曰  
吾先人遺命及之不敢忘可謂善歸其親矣始君應童試  
有名繼以舉業文多浮薄棄去手錄經書皆古聖賢格言  
有益身心可驗之施行者每出以巾箱自隨終太學生視  
科名蔑如也又少習弓馬善彈似陳音飛中百步外以春  
日彈雀父嘗戒諭止不爲偶夜行徑滎澤菴蒲中突人出  
行劫彈之中足仆地卧君下馬掖之曰起起饑寒事小耳

奈何作無賴賊設遇他人斃矣賊泣請改過探囊中錢四  
百與之後十餘年有草笠過君家置錢拜而去者卽前所  
貫賊雖知其姓名終身不言其陰德如此年不及中壽平  
生篤行卓然人謂不減太邱論者并推及先德稱爲孝義  
趙君昔人有言士君子生有聞于時歿而可祭于社者君  
非其人與以遺事錄崔秀才旣詳其爲人也節其大概而  
爲之傳

平平敘去後幅忽作異波事奇文與俱奇 朱春泉



蔣雲川傳略

雲川。蔣君湘之別號。其字若海。世籍臨海。父醒軒先生。以幕遊。無定所。君少在杭。從武林趙先生學。還台。又從沐雲秦先生於黃巖之江田。既有師授。加質異敏。應童子試。府第一。院試被落。次年府試仍第一。自是與諸生較藝。連居首。秋闈累呈薦。顧不一售。用功倍日夜。入深識者。愈希。試轉不如前。喟然曰。榮名不可強致。知己難以必得。抱玉入市而褐之。夫不睨頭顱如許。不能逐逐名場。爲宋五再坦率也。決意罷舉。久之。用歲資貢。始君出授經。以規律嚴善講解。學舍常滿。後悉謝去。或怪之。君言向艱衣食。不已。仗



鶴身文錄續選 卷之六  
康成車下塵垢囊爲救急計。今差足。豈可尚據此席爲棧馬之戀。妨同輩塗轍。君謂我真有德業。足爲鄉祭酒。耶論者是之。待兄甚厚。雖已分煙如一家。行義若天性。記所知二事。一爲其同學朱貽音卒後。室罄如喪。不能舉妻女。無所倚。君與其友許健山爲棺殮入土。分日送錢米。膳其妻終身。遺孤竝使得所。一其族之先某公起行陣。以復臺灣。功累官至提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後絕懸襲者久之。君訪得近支一人。名標。應襲其人。方貧無俚。拔之泥塗。爲三沐而三釐之。請於當事。世職以復。標又旋死。無後。聞提督兄弟居金華者。後尚有人爲書招之來。有異派者起爭襲。

謂君舍近而遠求。率婦女譁於門。君屹然不爲動。卒定名。燉者襲燉亦貧。在轅學習入都。陛見費皆君資之。每言此舉爲族先功德計。非有所私市恩圖異日報也。君旣以信行聞。又明識時務。能據法斷曲直。於是遠近有不決事。咸來取質。謝之不得。謝日將晨。輒有人叩君門。伏地求者。君曰。吾欲避囂而囂。乃不吾避。且奈之何哉。然聞漢卓茂嘗語人曰。凡人之生。屏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居鄉里之間。爲人排紛難。亦吾徒分內事。不然。曾子不當爲人謀。顏子亦安所得勞而伐之也。顧君有德於人。終不受謁謝。以故



人益重君如修府學歲禮設法和糴必得君主之郡大夫  
縣公數至門訪得失擇言而對逾日往報謝卽歸未嘗身  
一入署也同姓鯉山者與君少齊名有兩蔣之稱鯉山捷  
去君始終不得志宦海不測鯉山卒身受累君宴然里居  
無恙時人語曰兩槩爭搖一槩高一槩牢蓋以喻鯉山與  
君云與健山相倚如手足無一刻離卒得其兄弟力以君  
勤儉所積爲代經畫舉倍稱息家用以裕市屋東門外余  
與君交五十餘年數得其箴規之益以余官中州久拓令  
歸曰凡事適可而止昔人有言過是欲遂少味矣何戀戀  
不決爲繼又書促曰行年將七十矣再不決則吾見君之

出。不。見。君。之。入。也。且。輿。櫬。而。返。與。衣。錦。而。還。孰。得。孰。失。耶。  
其。言。絕。痛。余。深。感。之。已。已。還。里。握。手。歡。然。方。相。約。爲。香。山  
洛。社。之。會。而。君。乃。溘。然。逝。悲。夫。君。行。事。如。古。人。今。上。初  
詔。州。縣。舉。孝。廉。方。正。衆。謀。以。君。應。君。力。辭。而。止。不。可。使。泯  
然。於。後。追。憶。生。平。爲。之。傳。惜。未。能。詳。云。

奇氣勃勃文與人稱 牟時文



林樸齋傳

君諱喬豐。字聖瑞。號樸齋。系出閩莆田。自溫徙台。族大而夥。轉徙不一處。其一支遷泉溪者。君高曾行也。食德服疇。潛光弗耀。至君父蒼亭公。而泉溪之林始顯。及君以讀書起家。則益大顯。同產四人。君行三。幼沉默寡言笑。惟嗜書。若性命。師同邑周鏡初先生。得其言。易中庸宗旨。又從山陰俞孝廉。其淵學。聞見日富。爲文根柢經史。沉浸濃郁。同輩皆自謂不及。年二十。補弟子員。試常優等。顧恒抑然。未嘗少矜詡。家居無事。與弟兄輩。醢酒論文。怡怡友愛。雖承蒼亭公厚資。愛古好素。無紛華之慕。門庭雍睦。出入有規。



度漢萬石明義門鄭氏不能過也。中年家益隆起，常以其有餘者周鄰里，缺乏稱貸，量多寡，無不應。里無賴，或以細事登門，詬爲好言，慰安不與較。其人自批其頰去，所居臨縣朝門，洵洵如市。君掩處一室，意泊如也。然遇義舉，毅然以身任。嘉慶二年歲荒，歉斗米錢四百人，至搶奪。君傾穀若干石，并糾藏穀家出所貯，置公所減價糶，又請于官，借常儲賑卹邑中，遂安。文廟久圯，基復鄰下窪，君建議重修，高五尺，計費鉅萬，捐資爲倡，未曙卽身在工所。至晚同事盡歸，君猶留指畫，雖甚飢，未嘗用公費一錢，以公勤益爲人信服。工未竣而君猶子某，卽與里人陳某同登鄉薦。

時以爲美談。子弟多人，無少長，盡法君行事，又皆經君講授，有名譽。序間壬戌秋，偶得疾，失療，遂至篤。卒年六十二。時貢成均，幾十年矣。余幼與君同筆硯，心推重君，又慕君持身行事之有法，約略詮次，俾後有傳焉。

畫出一讀書敦行長者觀史公傳萬石張叔固不在有他異能也。沈肄三



李烈婦傳畧

烈婦李氏。太學生圖南次女。劉生濤之配也。李爲林縣著  
姓。自太學生四世祖雲南副使下。或仕或隱。代有名德。門  
庭整肅。婦女嫻其教。內外無嬉笑聲。烈婦早喪母。依太學  
生。婉婉聽從。口授曹世叔妻女誡。聞叔外祖董君言古樊  
衛二姬之行。心益慕之。林俗早婚嫁。烈婦甫釋母服。劉諏  
吉具百兩迎父。以幼再三辭不獲。烈婦行時。猶童女子也。  
而婦道備焉。事祖老姑。則念祖老姑之耄而失明。起動親  
扶掖。甘旨數請所欲。或間爲色笑博其歡。事姑則念姑之  
勞而勤於家政。遇事必身先。朝夕侍側。若女之依其母事。



庶姑則念庶姑之謙而下於嫡有所須爲緩言務得以慰  
安其心事夫則念夫之齒尙穉慮縱逸其志數勸之學伉  
儷甚篤而敬禮如賓其待夫之諸弟脩恩義臧獲婢妾交  
得其驩蓋一十五歲女子而鍾禮郝法不啻古名媛有婦  
如此咸謂劉宗之福矣甫二年而濤病濤體羸又學或逾  
度遂患瘵烈婦不離幃闥調護之憂愁辛苦數月間已非  
人色姑語烈婦兒病且緩調若皤然腹中物係至重幸自  
保勿先委頓重吾憂烈婦泣鎮之而已彌月生女又五日  
濤卒烈婦長號而絕既稍出聲曰兒憂兒夫之不起冀如  
李當戶有遺腹子延一線生女已無望而所天溘然逝是

天之毒余生何爲姑痛子之亡又懼烈婦之以身殉也令  
家人守之烈婦乃強餽粥乳女弟漢昇來視姊烈婦與語  
如平時惟遺一篋曰此內嫁時衣多慈母手中線留此無  
用持歸眎阿翁他日一念我否卽焚之母墓前弟不喻其  
意持去既終夫三七日家人伺少懈惟一媼常在側語媼  
連夜夢夫來以媼故不得近盍稍避媼信之是夜烈婦卽  
自經詰旦門闥女呱呱啼床上媼從隙窺見狀奔告姑排  
扉入烈婦死矣嘉慶八年十月十六日也於時烈婦年十  
七耳烈婦小字晴雲彩雲易散竟爲埋玉識然如烈婦之  
以節死可謂義薄雲天不愧稱名矣余兼理茲邑士民具



烈婦狀來求爲傳。此聞揚幽貞之事。爲勸厲風俗之大端。不可辭。因次而傳之。

閱至後幅聲淚俱下。遣媵一段尤得史公傳神妙筆。  
春塘 戴

段太淑人傳

安肅張太封翁文濤公之德配。段太淑人。清苑名家女。父文瑛康熙丙午舉人。由遵化州玉田教諭陞知山東海豐縣。母李太君。生太淑人。玉田署。父喜曰。女產此。他日亦當有雙璧聘也。稍長。聰慧知書。舉止有禮。女紅事上手。卽工太封翁。父農部公。聞其賢。爲子求爲婦。旣歸。奉親栗見。惟謹。諸事得尊。璋歡。夫婦間交愛亦交相敬也。太封翁從遂城遷入城。數往視其弟清止先生。以艱于嗣。見兩姪中。仲特少儁。攜歸。俾太淑人撫爲子。太淑人待之如親所生。旣壯。甚賢而勤于學。爲娶婦。有孫矣。而孫之母王多病。孫三



歲卽在祖父母所太封翁歿太淑人恩撫倍常孫母卒時  
孫僅十齡心益憐之繼媳韓至太淑人指孫語之曰是幼  
隨我我卵而翼之又早失恃推燥就濕不忍使一刻離側  
而公亡其父在外授讀每夜與說古人事孫曉事欣然聽  
卽我亦有伴履襪爾理料餘任之我樂此不爲疲也故孫  
自少至弱冠游庠猶與一室同臥起性習勤子婦屢勸節  
勞頤養然猶燈夜看孫讀書而已紡績伴之孫讀未止卽  
已紡績亦不止每語孫曰吾少聞汝外王父言敬姜勞則  
思善逸則忘善之訓至今不敢忘女不蠶績則婦職廢矣  
男不讀書則士業荒矣因又言而公而父兩世皆學足以

顯而限于命前人基之後人鑿而內之顯揚惟孫是望勉  
之毋負我所以教爾也後孫奮勵成進士官戶曹乾隆乙  
巳恭遇

覃恩侍父與千叟宴

御賜詩杖各件爲祖父母父母請

封典備極

恩榮以母氏早喪太淑人鞠養期望深恩顧不及一見每  
一追念逮養不能烏鳥未報之情淚涔涔下然以所得  
詔書賜物拜陳墓下知九泉爲欣慰也方庚寅季春太淑  
人染時疾勢極危其孫見父母皆束手容甚戚益不知所



爲乘夜投城隍廟所奉瘟神跪禱時天雨昏黑廟門已扃  
 排而入又冒雨歸交五鼓無一人知歸就床側恍惚見太  
 淑人以手摸額曰誰以涼水沃我首視之則津津汗出頃  
 之已就痊先孫左目眚暗於視喜劇忽轉明兩目如一咸  
 詫爲異事已而左矇如故而太淑人亦于冬初感他疾竟  
 不起矣太淑人子名式棐事太淑人孝學行爲人師遠近  
 稱青溪先生終明經孫名灼今爲兩浙都轉運使太封翁  
 與青溪先生並  
 封中憲大夫  
 例封中議大夫太淑人與兩媳

封恭人

例封淑人學標辱與都轉同年數聞舉李令伯臣非祖母  
 無以至今日之言感都轉之孝而太淑人之賢是傳所以  
 作

真情實事滿紙天性流溢讀之使人感動子孫先用暗

敘後明點尤得立言之體  
陳桂堂



吳孺人傳

雪川之陳爲浙西望。非獨其家男子讀書仕宦。有士君子風。婦女亦賢而知義。往往節孝著聞。遠近比於桓嫠家。以余所聞。吳孺人指爲首屈也。吳亦高門。世與陳崔盧親。孺人父通判。有賢稱。自幼教其女習女論語。蘭心玉質。視聽無陝輪。母氏又授之女紅紫鳳天吳。能顛倒刺繡。東園陳翁耳其清淑。爲子蕙田求爲冢婦。未幾東園以進士謁選。得四川興文縣。馳書其配卞孺人。諏日爲子成禮。挈至任。卞姓嚴。臧獲少順意。獨新婦能得其歡。顏常爲霽。一切事代姑前。奉之惟謹。而以時勸夫蕙田學。東園翁之在蜀也。



守先世冰玉之清。又性樂託無貲省。周親請急。輒傾所有。予之服官數載。歸日至貧苦。無以自給。孺人時時出笥中衣典鬻。日供得無缺。雪川葬地難得。東園翁久外兼窘於值。先世喪未及舉。賫恨以歿。蕙田復稟命不融。相繼死。孺人年二十餘。息弱。舍停棺纍纍。百年之好。永絕一身之責。方殷。終日蓬首。以淚洗面。至水漿不入口。卒能仗其十指。漏夜不輟。爲婦傭。銖積寸累。市土爲墳。俾死者得安。泉下而於姑之遺疾也。謹伺不離牀側。始死。迫於終喪。盡哀盡慎。無一毫虧。子婦禮諸子。就傳蓄油素。每自塾歸。令習字。或時以在室時所讀書爲訓。解人謂韋逞母老猶能講授。

也。自始髮積四十年。夷險備歷。髮幡然。鄰曲敬之。謀合詞具。情爲請旌。孺人則辭曰。婦人以節顯。非幸也。褒貞厲俗。煌煌朝典。當之者孰能無愧。且人求自無愧。必以得旌爲榮。立節市名。非未亡人意也。其後親族卒爲請。孺人亡數年矣。三子其仲椿。早夭。楠及紳皆承母教。克樹立族。子曰嶸者。嘗述孺人節孝事甚悉。余得聞以此其人於陳氏中所稱有士君子風者。言可信。爲作吳孺人傳。

辭旌一節婦人中具絕大見識。妙筆能傳之。寫苦節亦淋漓盡致。陳扶雅



沈烈婦傳

沈烈婦傳

余○既○為○陳○君○嶸○族○母○吳○孺○人○傳○其○節○比○聞○君○之○世○母○沈○孺○  
 人○又○節○而○烈○益○嘆○為○難○得○君○言○孺○人○故○明○尚○書○謚○恭○靖○公○  
 某○裔○孫○女○在○陳○為○故○大○理○卿○先○簡○肅○公○某○九○世○孫○洪○室○洪○  
 字○又○韓○嶸○諸○父○行○也○世○父○少○孤○育○於○伯○母○王○氏○暨○叔○鳴○鑾○  
 卯○翼○之○既○長○娶○於○沈○世○母○于○歸○年○十○七○以○名○門○女○知○書○盡○  
 婦○道○遇○事○先○咨○稟○闔○門○上○下○俱○得○其○歡○咸○謂○是○好○女○子○非○  
 蘭○形○棘○心○者○伯○母○及○叔○鳴○鑾○相○繼○歿○喪○之○如○親○翁○媪○世○父○  
 為○蒙○師○歲○得○光○學○錢○無○幾○因○旁○習○方○診○六○徵○而○術○常○不○售○  
 家○日○落○先○世○墓○田○糧○多○逋○欠○伯○格○長○追○呼○不○時○至○世○母○鬻○



簪珥以償一切米鹽取給鍼劑一月計功得四十五日風雨不輟手指爲禿困苦之狀有人所不堪者門庭闐若始終未聞有怨尤聲年三十一生子女各一世父病卒倉卒無從得槥襚舍未具號哭目盡腫族人憐之爲合貲葬且念母子孤露饘粥無出不忍令坐困計數家分日贍養世母從孝幃出拜且泣曰未亡人失所天而以遺陳諸尊長憂所以不卽決者息弱恐失所以爲陳辱幸高義俯而收之先人之嗣有托未亡人死瞑目行自爲計不敢重以溷諸尊長也衆覺其言異慮或以身殉囑其母共寢食防之數日察舉止如常當無意外變一日晨起理髮日久不膏

沐頭蓬葆矣母信其言適鄰嫗來母出踣閭與語頃之還覓女已不見則乘間赴水死矣乃大號衆俱集半浮半沉出之池中視衷衣密密縫蓋此心蓄之久時嘉慶癸亥七月十三日方溽暑停尸竟日色如生臭穢不泄無一蠅之集莫不異之君親見言之如是嗚呼孺人夫亡有子女不可以死子女而有托又不妨於死一死而益以堅族人分贍之心是又適以身厚爲子女托也而非陳宗之好義亦安能若此哉孺人死未久鄉里爲請旌坊表之樹與吳孺人後先輝映里門云

用筆之妙使人於紙上如聞其聲如覩其形烈婦爲不



死矣 鄒霞城

何太孺人傳

太孺人何氏。故山友羅太翁之配。同年澹石學博之母也。生詩禮家。有資性。爲女公子時。嘗受書在私塾。手卷吟哦。不妄訾笑。父喜愛之。曰：此喃喃若肩經郎。惜不冠櫛耳。凡書算。鞅結縫綫。暨蘭桂勺藥之和。不學而精。顧心好篇籍。年十九。歸太翁。資裝中。猶以書簾自隨。太翁少失怙恃。惟祖母楊在頭。幡然矣。太孺人旣廟見。卽躬婦職。大事咨稟。餘不敢煩老人。起居所以調護之者。甚至語太翁。君少孤。露非大母。無以至今日。甘旨之奉。寒溫之適。君婦任之。若立身顯名。以揚其親。所以報也。君其圖焉。閨門中講論書。



史若朋友太翁故嗜學由是益自刻勵降年不永得羸疾不起太孺人之蒼黃日夜延醫料湯藥祈禱者萬方矣拊棺一慟幾絕既而泣然曰吾少讀劉向列女傳感息夫人同穴之詩非不欲從吾夫地下藐孤熒熒誰託且棄養不顧使白髮祖姑重見此慘而傷其心爲罪滋大於是強起任事以失所天常私悲悼未嘗敢叫然而哭聲徹重閨也既終祖姑喪家無儋石儲乃挈學博君自新城至錢塘依外家蓋母氏實書速之居閒自課兒夜共一燈且讀且織漏三下未已學博君未就外傳已開淵布筆詞意斐然試卽列庠何宗謂此吾家魏舒也太孺人女兄適汪氏數來

太孺人所曰甥不凡妹當食其報妹母苦願以息爲若婦太孺人欣從之結禱後事事學其姑相得歡甚也未幾學博君以選拔生高等主青田校奉迎太孺人太孺人則進訓之曰祖父兩世讀書不得志今爾幸見頭角卽泉下含笑顧此造就人才地昔明山賓屢爲學官元行沖願爲都講盡心所職亦足自効勿謂廣文官冷也以故學博君在任六年教思甚著乃又不祿猝患喉疾醫不效卒時汪孺人長子纔三齡次子景禧尚在腹哀感萬狀太孺人泣且言曰嗟乎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爾不幸與吾同命然古來烈婦貞女遭際多如此吾安之知爾亦安之天道茫昧怨



尤無爲立節撫孤吾與爾盡所當爲而已學博名爲官身  
後貧如故新城室已他售仍來杭僦居江干汪孺人勤操  
作太孺人則如韋逞母親授經姑媳在一樓鄰人稀見其  
面茹苦食淡如是者十餘年卒成其孤爲聞人大孺人終  
年七十汪孺人亦不久謝世蓋彼此心力盡矣宜景禧追  
述之有餘痛也嘉慶七年有司具太孺人節行請於朝  
已得旌汪孺人則有待學標辱以年家子知太孺人賢甚  
悉又感景禧之意爲敘而傳之

識見志節俱從能讀書來此一篇大關目文情跌宕頓

挫神與古會

鮑薇庵

靜海烈女傳

乾隆四十八年間事

烈女不知姓知爲直隸靜海人八歲爲樂陵娼某媪鬻得  
見其有姿首如獲錢樹子爲盛妝飾教之歌習琵琶花十  
八女不知事從同輩學比漸長覺媪非良家意不善數辭  
病不見人夜私泣謂身落火坑不得脫異日不知死所被  
盡溼媪不知也會有貴客再三召出侍酒不出媪怒云吾  
白叅汝何爲女應曰亦爲竈下婢耳媪益怒促衆前曳之  
曰百二十箇蜣螂推一屎塊不動耶女兩手握柱卒不行  
自是媪日加箠楚衆復懲之乃深穴一坎謂不從立埋汝  
冀恐嚇女女不顧轉用言抵媪媪毆之仆地曳至坎所女



大○呼○羣○婢○無○禮○逼○人○爲○婚○白○日○活○埋○人○媪○布○塞○其○口○喝○亂  
土○掩○之○女○氣○閉○手○足○四○五○動○須○臾○死○後○數○日○媪○暴○死○咸○曰  
女○之○爲○噫○異○哉○

論○曰○郁○烈○之○芳○出○於○委○灰○豈○問○所○自○哉○女○甘○坑○死○不○欲○以  
其○身○轉○坑○害○人○烈○哉○其○志○也○媪○旋○死○女○至○今○如○未○死○云

一管筆寫得令人怒又令人悲

柳洲

### 陳振英事迹

余修本邑志適四都民陳守先以刀刺胷脇出肝寸許療  
親疾里人嘉其孝爲求入志以例所禁未許終以爲難見  
之雜記中比來甌歸安陳君菊泉席間述其宗人振英事  
與守先同親有疾計無復之至於割胷脇死生不顧誠不  
免愚而非愚亦無此至性之激發彼其出於天者無所強  
也幸而不死固天全之就死心安而豈有悔耶或曰肝出  
無不死或所出非肝嘗閱宋濂浦陽人物志宋淳熙中療  
母剔肝有鍾宅其後復有金智深是已累見於古人事固  
有不可以常理論者韓昌黎論割股以爲誠如鄆人者非



之。然與親病不嘗藥者有間。則終許之。菊泉又言振英兄弟貧。藉薪蒸養其親。親老苦四支不仁。起動皆其兄弟扶掖。遇歲朔被服納坐竹輿中。共舁至親族家。以博歡笑。厥後振英以己為廢人。不婚。而為弟娶婦。續宗祀。其至性過人。非但割肝一事也。

立論平允至性所發一段尤勘得透

劉燮堂





